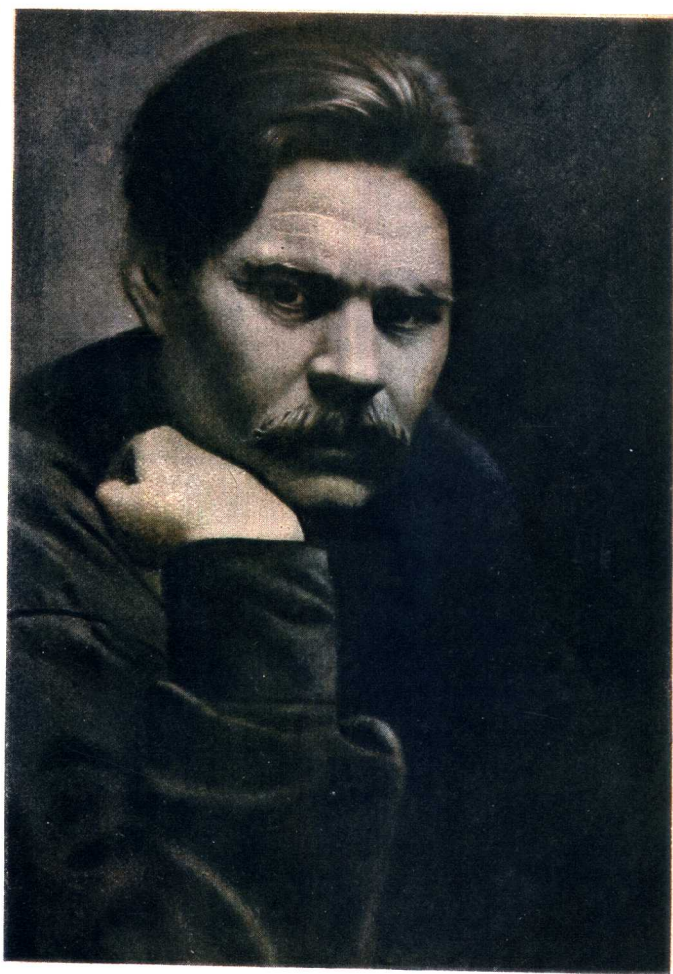


俄國文學史

高尔基著

新文藝出版社



高尔基像(一九〇六年)

譯 例

(一)本書各章的標題是譯者加上的，提綱則依照編者的提綱。

(二)高尔基自己刪去的字句（即編訂本中的脚注），用星号*及方形括号〔〕标明，并移作边注，但是其中有些与本文的語法不連接或者不足以顯出高尔基撰稿时的思路的無關重要的字句，則省去了。

(三)編者的注釋，移置于每章之后，用〔一〕、〔二〕、〔三〕……記号标明。其中有些只說明引文出处的注釋，則移置于引文之后，加上弧形括号，至于有关引文版本或原始資料的注釋，对于我國讀者并非必需者，均已略去。

(四)譯者曾参考苏联大百科全書、苏联小百科詞典及其他著作，作了些必要的注釋。这些“譯者注”，都用①、②、③……記号标明，作为边注。

譯者誠懇地希望讀者和專家对于本書的譯文和注釋多多予以指正。

編者的話^①(節譯)

這部完全根據手稿第一次發表的瑪·高爾基的著作，是這位偉大人民作家底最巨大的文學史作品。

著此書的意圖始於一九〇七年年底；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間，高爾基才正式着手撰稿。

手稿是草稿，並非全部原有篇幅都保存下來：缺了若干頁，有些章沒有起頭，有些章沒有結尾。就內容和著作計劃來看，顯然散佚了整整幾章，而這幾章却是文學史過程中的環節。然而，留下來的原稿，其篇幅約有二十印張，包含着差不多兩個世紀俄國文學上一切重大事件的連貫敘述，而且鮮明地繪出了高爾基對文學史的主張，這是有卓越意義的。

這部著作的現存的部分，包括十八世紀後半期和十九世紀。但是高爾基的意圖及其實踐是遠為廣泛的。這從一九〇七年和一九〇八年間高爾基的書信中可以看出；而這段期間高爾基自己所搜集的或者托人搜集的歷史和文學書籍，也足以說明這點^②。

高爾基撰稿的過程，可以想像出其大致輪廓：他所闡明的最重要的社會生活問題、文學思想和偉大作家等各部分，是根據計劃分別寫出的。

這部手稿的特點是：各部分和各章皆有作者自記的頁號，但

是作者却没有记下连贯全部著作的页号。然而，仔细研究这著作，不但可以显出各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且可以发现它们的连贯性和素材配置的规律性。作者所拟定的著作计划的草稿保

① 这篇是苏联科学院编辑高尔基遗稿的本书编者所作序文。——译者注

② 据编者在本书原文第三〇〇页的注释上说明高尔基创作俄國文學史时的准备过程如下：

一九〇九年秋，高尔基把这部著作对喀普里学校的听众讲授。但是，这部著作是在喀普里学校成立之前，即在一九〇八年，构思、准备、而且部分地写成了的。

一九〇七年十一月，高尔基写信给巴特尼慈基(К. П. Пятницкий)说道：

“……假如你在舊書店或者在朋友家里碰見一些民間文學方面的書籍，譬如，巴尔索夫(Барсов)、薩哈洛夫(Сахаров)、阿發那西耶夫(Афанасьев)、達尼羅夫(Данилов)等的集子——請你寄給我吧！買下來吧！因為夏季我和盧那察爾斯基大概會着手著作一部給人民用的文學史，而所有這些東西都是需要的。”

一九〇八年二月，高尔基倔强地重复这要求。

“……我十分懇求你寄些文學方面的書籍，我完成這部小說之後，便將立即着手準備和盧那察爾斯基一起從事文學史的著作。時間是寶貴的，事業是重要的。”

從這些文獻，可以看出：高爾基著作文學史的意圖是起於一九〇七年年底的；一九〇八年，高爾基，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以莫大“熱心”來準備著作了。就這點來說，他同巴特尼慈基及波戈留波夫(С. П. Боголюбов)的通訊是饒有興趣的。高爾基在每封信上都請求，要求他們寄些西歐的、東方的、俄國的文學史書籍。他常常寄出書目；這些書目有許多現在找不到了；但是，照保存下來的書目來看，可以判斷高爾基對歷史著作及文學史著作所採用的廣度，以及他的選材的計劃性。他的要求的性質，信上經常的附筆（“我十分懇求”，“十分需要”，“對於我正在寫的著作是極其必要的”），以及這些信禮的整個內容，都說明了：高爾基並不是僅僅搜集圖書而已——他研究了寄給他的書籍，他工作着，照他自己承認，工作到這樣的程度，以至“要折了背”，“眼睛要失明”。

他寫給巴特尼慈基（一九〇八年五月）說道：“我現在囫圇吞棗地閱讀文學史。

存下來；手稿本文的敘述也足以證明其連貫性；次要的標識——筆迹和墨水——也是個證據。研究所有這些標識，便有可能把各部分和各章連貫起來，而符合作者的意圖和他的文學史主張，根據這點便可能作出全稿的統一頁號。這裡並不是一部收集几篇獨立的專論性質的概論之文集，也不是講述某些文學現象的零星的几章；擺在面前的是雖則未完成、不充分的作品，但到底

呵，但願有誰會把十九世紀初葉的和現代文學傾向作個比較研究的梗概呀！多么驚人的對照呵！對於小市民個人主義的堡壘是個怎樣的打擊呵，這種個人主義不是一世紀一世紀地，而是每十年每十年地產生的！

不久之後，高爾基自己就在這部著作中作出了前世紀初葉德國反動浪漫主義與本世紀初葉俄國神秘主義及色情文學之間的對照。

研究了高爾基於一九〇八和一九〇九年間所寫的書札；把他要求寄給他的書籍的目錄，同他在今日仍存放於他個人圖書館中的那些書籍上所作的筆記，彼此對照一下；最後，把他在這兩年間所寫的論文同這部著作的手稿比較一下——我們便得到一個結論：目前的這部著作，就是一部“給人民用的文學史”的創作企圖底部分的、未完結的體現。

尤其是，把這部手稿同高爾基在一九〇八年所寫的個性底毀滅這篇論文對照一下，便可以証實這結論。這一比較，顯出在思想上深刻的一致，重要理論底符合。個性底毀滅乃是一篇完成了的、獨立的著作，而文學史的手稿却是作家親筆的草稿，是一部未加工的、未編成的、未寫完的著作。不妨設想：這部“人民用的文學史”底某些基本思想和潦草寫成的几章，在個性底毀滅一文中予以發展了，予以改寫了。然而，當喀普里學校成立的時候，高爾基就在該校使用這部已經想好的、已經開始的、有了準備而且部分地寫出了的著作。

拉狄日尼科夫(И. П. Ладьяжников)的指証是很重要的，他回憶高爾基於一九〇八年寄給他高爾基所著的一部文學史著作的大綱。可惜這大綱失掉了，可能這大綱就是目前這部著作的計劃，或者是初稿。現在，按照內容，我們把這部著作稱為俄國文學史。——譯者注

是一部文學史。

這部著作開宗明義是理論性的序言，在序言中高爾基給文學本質下了定義，揭示文學與科學及哲學的區別，指出俄國文學發展的主要道路。第一部分論述十八世紀：高爾基講出那個時代的一般特征，挑選馮維津作為現實主義的創始者，扼要地評述諾維科夫和拉季謝夫，轉而論到茹科夫斯基及浪漫主義思潮，因此以大量篇幅旁及西歐浪漫主義的歷史，順帶講到資產階級現實主義文學發展的特征。論述普希金之前，先就十二月黨人運動講了一個扼要的梗概。普希金是這樣一個詩人，對於他“文學乃是第一等重要的民族事業”。分析果戈理的創作，就連帶講到斯拉夫派的梗概。接着高爾基寫出“四十年代俄國生活的一般進程”的廣大情景。他談及小市民的發展、貴族階級底社會與經濟的瓦解、教士階級的地位、以及平民階層是如何形成、成長和分裂為種種社會流派的集團。高爾基又談及平民知識分子在俄國社會中越來越增長的重要性，並且着重別林斯基的作用。

往後，高爾基提出“貴族的自我批評”這問題，作為前世紀俄國文學的基本問題，並且分析了奧涅金、畢喬林、羅亭、別爾托夫這些所謂“多余的人”的典型，便順帶評述了萊蒙托夫和屠格涅夫。

這著作的第二部分講述從十二月黨人和普希金直到包括赫爾岑在內的這段俄國文學，而以短短的一章結束，在這一章高爾基斷定了“俄國貴族地主的悲劇”底特點。這一章重新提出了、並且在相當程度上完成了高爾基隨着赫爾岑之後所說的“多余的人”、“聰明的廢物”底探討。

高爾基特辟一章來研究農民主題的文學。他根據一八六一

改革前所寫的作品，如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格里戈洛維支的中篇小說、青年托爾斯泰的中篇小說等資料，來揭穿“貴族地主對待自己的農奴”的態度；而與這幾個作家恰成對照的是謝甫琴科——真正的“人民詩人”。在分析以農民為主角的作品之前，先寫出農民起義的情景；於是高爾基的結論便浮現出來：在屠格涅夫、格里戈洛維支、托爾斯泰的作品中，對“羣眾中的人，起義的農民”是袖手旁觀的。高爾基着重來寫赫爾岑，赫爾岑曾提出並且企圖以革命的精神來解決當時社會生活與鬥爭的重大問題，他對俄國社會思想的發展曾產生巨大影響。

短短的一章分給彼得拉舍夫斯基派。高爾基簡略地敘述了三十年代的革命運動之後，便講到一八四八年事件後俄國作家和文學家的情況，給五十年代的社會環境劃出了一般的特点，又論到尼古拉帝制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敗績這件事情的意義。

這著作的第三部分包括從六十年代到列夫·托爾斯泰那段時期。高爾基的注意集中在“平民知識分子的文學”。他指出民主主義文學的特征，着重火花的作用，指明六十年代民主主義者和後來“愛民派”知識分子及其文學的分界綫。高爾基又講到七十年代的社會鬥爭，斷定它的真實內容乃是反沙皇制度的鬥爭。

由於研究個人主義這問題，便以很大的篇幅來講述皮沙烈夫。論陀思妥耶夫斯基這章也歸入這個問題之內。接着便略論格烈拔·烏斯賓斯基的創作，以烏斯賓斯基為例，就強調了十九世紀後半期全部俄國文學的根本問題：即知識分子與人民大眾的互相關系這問題。高爾基順便講到奧斯波維支—諾伏德伏爾斯基、列斯科夫，並論及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的天才及其重大意

义。列夫·托尔斯泰的文学活动乃是“整个十九世纪俄国社会一切残余的总结”，原稿给了托尔斯泰以创造性的绘像之后便结束，更正确地說，到此中断了。

这部著作寫于三十多年以前^①；自然，它顯出了当时的历史知識的水平：某些評論和鑑定是落后于現代苏联科学的判断的，其中甚至也有落后于高尔基本人在苏維埃时代的見解的。譬如，他在这部著作中，对拉季謝夫和十二月党人所提出的要求，是这些活动家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所不能够滿足的。高尔基駁斥資產階級关于拉季謝夫和十二月党人所作的傳說，而对他們的意义則估計不足。高尔基正确地指出了車尔尼雪夫斯基对公社的看法的錯誤，却誇大了这个因素在这位偉大民主主义者的全面活动中的意义，他没有顯示、也没有指出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革命运动和文学运动中的作用。他对怎么办？这篇小說的主角拉赫美托夫，予以片面的因而是错误的評論，对果戈理也予以片面的因而是错误的評論。然而，这些錯誤的論断却一點也不表示高尔基底觀點的本質。反之，高尔基在整部著作中竭力宣揚各代的革命家、文学家和科学家所留下的文化遺產对于工人階級及其革命斗争的意义。大家知道，高尔基在他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正是發揮了这一思想；他在許多文学批評和政論文章中，对拉季謝夫，和对車尔尼雪夫斯基所描繪的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底形象，始終予以很高的評价，而且不只一次指出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作品巡按和死魂灵的重大意义。

不可忘記：这部著作是以作者親筆的手稿流傳下來的，而且

① 就現在來說是五十年前。——譯者注

并不是原來的全部篇幅；正如一切未完成的、草草寫出的著作那样，其中就有着一些不精确的說法，有着一些作者“給自己用”的簡略的筆記。它們的真正意义，須同高尔基这部文学史著作的整个思想結構对照起來才能明晰。

高尔基寫道：“我們的主題是俄國文学，和从其对人民的态度來看俄國知識分子。”高尔基是从这个觀點來看全部俄國文学史的。高尔基指出：过去沒有一个偉大作家曾忽略人民的，擺在文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文化活動家面前，擺在所有階級和社会集团面前，始終是对人民大众的态度这个問題。人民的社会地位、勞動和斗争，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在文学上——在不同的歷史条件之下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出來——，这就决定了文学的發展。高尔基竭力去發現这种發展的規律性，他指出文藝創作的某一种思想和形式是如何地必然为另一种所代替。他也指出它們的繼承性。高尔基認為：“社会經濟關係”乃是决定社会的文藝發展的主因，他以一切社会条件的總和來說明文学：譬如，經濟、以人民大众的斗争为最突出的階級斗争、沙皇制度的政治、思想的影响、來自外國的影响。同時，高尔基並沒有忘記个人發展的条件——作家的創作个性。

講述了社会發展各階段的簡單梗概之后，高尔基便把具体研究同文藝作品結合起來，并且指出在不同歷史条件之下不同階級的典型性格是如何形成的。

这手稿內容的大概有如上述。

手稿有六十八大張（每張四頁、兩面都寫滿）稿紙，和十二張附于个别頁上的注釋。手稿本文有許多刪改的地方。高尔基有时候數次轉回到同一个思想上，尋找適當的話來表達，刪改和

補充其內容，予以新的發展、新的含義。也有許多塗去了的字、句、甚至整段，許多字是簡寫的。我們用特種攝影方法做到把塗去了的字句復原了^①，只有幾處例外，我們都在文中註明“不清楚”幾字。

這手稿是原始草稿，它的特點是其中有許多引證文藝作品原文和引證史料的地方。高爾基多半沒有抄錄那些足以闡明他的思想的引證，也沒有作出著作上必要的註釋。他引證時只指出作者，有時候（但絕少）指出文藝作品或者歷史著作和文學史著作的書名，而多半標明期刊的卷數、頁數、出版年份，或者在稀有的場合標明作品的第幾版。

……………^②

根據作者所作的這些標識，並且從內容出發，就必須找出高爾基所依據以引證的那種版本，把高爾基心目中所指的引文補入手稿的本文中。

為了這個目的，首先要查看高爾基私人的藏書。他的圖書館藏有他著作時所使用的書籍。他在書本上所作的記號和手稿中的引證標識，總或多或少準確地指示出引文的內容，保證不至於錯誤和臆測。可惜高爾基所使用的豐富的文獻多半不藏於他的圖書館中。然而，可以找到他所指的一切版本，並且把相當的引文補入手稿本文中，或者在註釋中說明所引證的內容。

① 高爾基塗去的字句，本書編者附於同頁上作為腳註，但是塗去的字句有許多與手稿文氣不連，無法一一譯出，在本書翻譯中只選擇其可成文句的譯出，附於邊註並加以方形括號。——譯者注

② 此節原文係說明編輯手稿時對註釋、引證等之處理方法，與譯文無關，故予刪去，下同。——譯者注

高尔基有时候在藏書上作了記号，或者在手稿上标明文藝作品和歷史著作的許多頁碼。在若干稀有的場合，这种許多頁碼的标識，是备忘的記号，是預备为后一步工作之用的。这些場合都在注釋中予以說明，同時把所指各頁或各章的內容叙述其梗概。

这類的引証，尽可能确切地依据高尔基的标識，大部分都查出來了，并且補入手稿本文中作为引文。在某些場合，这些标識所划定的引文未免篇幅过多，那末就从其中选錄最明顯的、最切合高尔基原意和手稿上下文气的段落。这样子補入手稿中的引文，就低排兩行以別于高尔基自己的文章。高尔基在藏書上所标明的引文，也在注釋中一一予以說明。

本書的注釋帶有嚴格的資料性質^①。注釋只說明手稿上不清楚的地方，确定高尔基所引証的文藝作品、文學史著作、歷史著作、引証的出处和他所引用的某些史实的出处。首先是断定高尔基所使用的或者可能使用的資料，然后甚至断定原始資料。

引証上和史实上若干不确切的地方和顯然的筆誤，就予以訂正，不在注釋中加以說明。遇到文藝作品及歷史著作的原文与高尔基从其中取材的引文之間有着相当嚴重的分歧的場合，就保留高尔基的字句，而在注釋中注明这些資料的确实的本文。

注釋中也注明著作草稿所不免有的若干史实上的錯誤和隱諱的地方；如果高尔基于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間所掌握的文藝的或歷史的素材，比起今日所得的資料來就未免顯得陈舊

^① 指本書編者所作的注釋，这些注釋有許多是关于文獻和版本的說明，不合我國讀者的需要，由譯者刪去，但保留其考据性質的說明。——譯者注

的話，在這些場合也予以說明。

.....

原稿本來沒有題目，現在照其內容稱為俄國文學史。

原稿的注釋和付梓、本文次序的整理、資料和引証的考據及發掘——這一切工作由拉狄日尼科夫（И. П. Ладыжников）和尤諾維支（М. М. Юнович）擔任。

目 次

| | |
|---|-----|
| 譯 例 | I |
| 編者的話 | II |
| 序 言 | 1 |
| 計劃草稿 | 9 |
| 第一章 叶卡捷琳娜时代的俄國文学 | 11 |
| 十八世紀后半期的文学——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統治——階級关系、社会斗争和思想的特征——馮維津——拉季謝夫——共济会會員——諾維科夫 | |
| 第二章 浪漫主义与茹科夫斯基 | 62 |
| 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的起源——西歐浪漫主义对俄國文学的影响——蒂克——浪漫主义与人民性——貴族文学的人民性——普寧——茹科夫斯基 | |
| 第三章 十二月党人与普希金 | 113 |
| 浪漫主义——它的派別——十九世紀前半期社会关系与文学的特征——一八一二年，它在俄國社会發展史上的意义——十九世紀初的農民运动——十二月党人——普希金——附：斯烈普殊金 | |
| 第四章 西歐派与斯拉夫派 | 186 |
| 第五章 果戈理論 | 203 |

| | | |
|-------------|--|-----|
| 第六章 | 平民知識分子作家 | 234 |
| | 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俄國社会發展概略——小市民与教士的地位，貴族階級的分化和破產——平民知識分子——別林斯基——貴族階級各別集团的評述——平民知識分子中間的分化及其各別集团的評述 | |
| 第七章 | 貴族階級的自我批評 | 267 |
| | “貴族階級的自我批評”——奧涅金，畢乔林——米·尤·萊蒙托夫評論——赫尔岑——“誰之罪？”——別尔托夫——罗亭——伊·塞·屠格涅夫評論 | |
| 第八章 | 農民運動与文学 | 309 |
| | 十九世紀前半期農民運動——描寫農民的文学：屠格涅夫，“獵人日記”，赫尔岑，格里戈洛維支，列甫·托尔斯泰——達理，柯尔卓夫，謝甫琴科 | |
| 第九章 |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及其时代 | 331 |
| |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一八四八年——俄國政府的反動——从十二月党人到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革命運動 | |
| 第十章 | 赫尔岑論 | 351 |
| | 察雅達耶夫——赫尔岑——“俄國貴族的悲劇” | |
| 第十一章 | 農奴解放后的文学 | 368 |
| | 五十年代：克里米亞战争，尼古拉君主專政在战争中所受的打擊，此事的意义——農業改革，各別社会集团对改革的态度——当时的民主文学——“火星”——車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烏斯賓斯基——公社問題——民粹派的文学——平民知識分子的地位及其分化——拉赫墨托夫，“现实主义”——六十年代后半期皮沙烈夫的后繼者——七十年代的革命斗争——斯列普錯夫的“艰苦的时代” | |
| 第十二章 | 文学上的新知識分子典型 | 407 |

| | |
|---|-----|
| 皮沙烈夫——皮沙烈夫所了解的巴札洛夫与莫洛托夫——波米雅罗夫斯基,“莫洛托夫”——个人主义問題 | |
| 第十三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烏斯賓斯基 | 425 |
| 陀思妥耶夫斯基——皮沙烈夫与虛無主义——七十年代的經濟發展与社会斗争——格烈拔·烏斯賓斯基 | |
| 第十四章 諾伏德伏尔斯基、謝德林与列斯科夫 | 459 |
| 第十五章 列甫·托尔斯泰 | 472 |
| 譯后記 | 506 |

序 言

文学是社会諸階級和集团底意識形态——感情、意見、企圖和希望——之形象化的表現。它是階級关系底最敏感的最忠实的反映；它利用民族、階級、集团底全部經驗來達到它的目的，而且，就当經驗業已組織成宗教的、哲学的、科学的形式的时候，文学便掌握了那經驗，并且憑它自己的力量竭力去組織那經驗。

文学——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等等——是这些或那些思想底最普遍而有效的宣傳手段。十八世紀的法國人，反封建主义的战斗的資產階級底代表們，尤其是像伏尔泰之類的巨子，特別精湛地了解這點。

文学憑甚么而有力量呢？

文学使思想充滿肉和血*，它比哲学或科学更能給予思想以巨大的明确性和巨大的說服力。

文学比哲学是更多被人閱讀的，而且因其生動性而更能說服人，因而文学是階級傾向底最普及、方便、簡單而常勝的宣傳手段。

凡是在階級組織得最坚固而嚴整的地方，凡是在階級傳統已經在意識里根深蒂固的地方——那里的文学便是最扼要的、最富有階級性的內容的。